

拼音文字研究實驗叢書

中國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寫法

倪海曙 編



上海東方書店出版

拼音文字研究實驗叢書

中國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寫法

倪海曙編，

上海東方書店出版

中國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寫法

1952年10月第一版

印數1—3000冊

倪 海 曙 編

東 方 書 店 出 版

上海山東中路136號

通 聯 書 店 發 行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

毅 華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海寧路697號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每冊定價45.00元

說 明

這本寫法是我過去在開明書店出版的“知識分子用北方話新文字課本”的第二部分，因為那本課本已經由我通知開明書店停版，但是許多在研究或實驗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同志，却迫切需要關於寫法的參考書；所以在許多讀者和同志的催促下，我把這本課本的寫法部分抽出來加以修訂，作為單行本出版。

倪 海 曙

一九五二・十・九・

目 錄

- 一、C—CSU—CTUAN—CGIAN—SIEFA DE ZUNG-YANZE (辭—辭素—辭團—辭間—寫法的總原則) 1
- I. 辭—II. 辭素—III. 辭團—IV. 辭間—V. 寫法的總原則—幾點說明
- 二、MINGC XO MINGCTNAN DE SIEFA (名辭和名辭團的寫法) 9
- I. 普通名辭和普通名辭團的寫法—II. 專有名辭和專有名辭團的寫法
- 三、DAIC, SHULIANGC XO TOMND CTUAN DE SIEFA (代辭・數量辭和它他們的辭團的寫法) 28
- I. 代辭和代辭團的寫法—II. 數量辭和數量辭團的寫法
- 四、DUNG C XO DUNGCTUAN DE SIEFA (動辭和動辭團的寫法) 35
- 五、XINGRHUNG C, FUC XO TOMND CTUAN DE SIEFA (形容辭、副辭和它們的辭團的寫法) 45
- I. 形容辭和形容辭團的寫法—II. 副辭和副辭團的寫法
- 六、GIEC, XOUCZHC XO LIANZIEC DE SIEFA

(介辭、後置辭和連接辭的寫法)	56
I. 介辭的寫法—II. 後置辭的寫法—III. 連接辭的寫法	
七、YKIC, XUTANC XO SHENGXIANGC DE SIEFA (語氣辭、呼嘆辭和聲響辭的寫法)	67
I. 語氣辭的寫法—II. 呼嘆辭的寫法—III. 聲響辭的寫法	
八、WAILAIY DE SIEFA (外來語的寫法)	71
九、DASIE, SUSIE, TEBIE ZTI XO ZHUANXANG (大寫、縮寫、特別字體和轉行)	78
1. 大寫—II. 縮寫—III. 特別字體—IV. 轉行	
十、TUNGJINC DE SIEFA (同音辭的寫法)	85
關於同音辭問題的一個簡單總結	

C—CSU—CTUAN—CGIAN—SIEFA

DE ZUNG-YANZE

(辭—辭素—辭團—辭間—寫法的總原則)

I. 辭

我們說話的時候，並不是把一個一個單獨的聲音，來代表一件一事物或一個一個觀念的，我們用漢字寫文章的時候，也不是把一個一個單獨的漢字，來代表一件一事物或一個一個觀念的。我們說話常常要用幾個聲音來代表一事物或一個觀念，用漢字寫文章也常常要用幾個漢字來代表一事物或一個觀念。這就是說，人類語言的組織，是另外有一種單位的，這種單位概不是聲音，也不是意義，而是一個既包括聲音又包括意義的、可以在句子的組織中獨立活動的個體，這種個體就叫做‘辭’(就是‘辭典’、‘辭源’、‘辭海’的‘辭’，在英文中叫做 word，在法文中叫做 mot，在俄文中叫做 СЛОВО)。

‘辭’不能從聲音的多少上去判別，因為一個‘辭’可以

是單音節的(例如:‘馬’、‘牛’、‘羊’),也可以是多音節的(例如:‘解放’、‘老頭兒’).‘辭’也不能從意義的是否單純上去判別,因為一個‘辭’可以是意義簡單的(例如:‘馬’、‘牛’、‘羊’),也可以是意義複雜的(例如:‘野馬’、‘奶牛’、‘山羊’).凡是在句子中活動的、不論它的音節是多是少,也不論它的意義是單純是複雜,只要被當地人民當作一個統一體記在心頭的,都可以算做一個‘辭’.

‘辭’可以根據它的性質分成‘名辭’、‘代辭’、‘形容辭’、‘數量辭’、‘動辭’、‘副辭’、‘介辭’、‘後置辭’、‘連接辭’、‘語氣辭’、‘呼喊辭’、‘聲響辭’等各種種類.

II. 辭素

‘辭’的構成分子,叫做‘辭素’.‘辭素’從聲音來說,就是多音節辭的各個音節;從漢字來說,就是多漢字辭的各個漢字.例如: bosyo (剝削) 這個辭的‘辭素’,就是 bo 和 syo 這兩個音節,也就是‘剝’和‘削’這兩個漢字.(我們理解文章是從‘辭’去理解的,不是從‘辭素’去理解的;這也就是識了一二千個單獨漢字的人為什麼不能立刻很順利地看書、看報、寫文章的緣故.)

不過‘辭素’和‘辭’的分別也不是呆板的、固定的.一個‘辭’有的時候可以是‘辭素’,一個‘辭素’,有的時候也可

以是‘辭’。例如：“他很熱情”的‘熱’和“天氣很熱”的‘熱’是不同的，前者是‘辭素’，後者是‘辭’。

‘辭素’可以分‘基本辭素’和‘附加辭素’兩種：‘基本辭素’是辭構造上的基本部分，‘附加辭素’是辭構造上的附屬部分。‘基本辭素’的變動動，是辭構造的根本變動；‘附加辭素’的變動，是辭構造的局部變動。前者全盤牽涉到辭義的變化，後者部分牽涉到辭義的變化。

‘附加辭素’有兩類：一類是‘辭頭’，一類是‘辭尾’。

‘辭頭’加在‘辭’的頭上。如加在名辭頭上的‘老’(lao)、『阿’(a)等。

‘辭尾’加在‘辭’的尾巴上。如加在名辭尾上的‘兒’(r)、『子’(z)、『頭’(tou)，加在動辭後面的‘着’(zho)，加在形容辭後面的‘的’(d)，加在副辭後面的‘地’(di)等。

III. 辭 團

幾個‘辭素’結合起來，成爲一個‘辭’；幾個‘辭’結合起來，又可以成爲一個‘辭團’。‘辭團’也是一個可以在句子組織中獨立活動的個體，但是它所包含的聲音和意義，要比‘辭’更加複雜。例如：‘打’是一個‘辭’，‘開’是一個‘辭’，‘來’也是一個‘辭’，而‘打開來’則是一個‘辭團’。又如‘吃’是一個‘辭’，‘飯’也是一個‘辭’，而‘吃飯’則是一個‘辭團’。

不過同樣幾個‘辭’，有種場合可以結合爲‘辭團’，有種場合卻不必結合爲‘辭團’，尤其是一些辭性不同的辭。它們的結合和不結合，就要看：

(A) 它們在句子組織中所擔任的職務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如果是相同的，可以成爲‘辭團’；如果是不同的，就不應該成爲‘辭團’。例如“解決吃飯問題”和“你吃粥，我吃飯”這兩句句子中的‘吃’和‘飯’在寫法上是不應該同樣處理的，前者（“解決吃飯問題”的‘吃’和‘飯’）在句子中職務相同，是合起來去形容‘問題’的一個作爲形容用的‘動辭團’；後者（“你吃粥，我吃飯”的‘吃’和‘飯’）在句中各有各的職務——‘吃’是‘動辭’，‘飯’是‘受辭’，是兩個獨立的‘辭’。

(B) 它們‘辭素化’的程度如何？‘辭團’的意義本來是一個‘廣義的辭’，構成‘辭團’的各個‘辭’，它們在意義上的獨立性和具體性，是多少要減少幾分的，尤其在當地人民的意識中，幾乎也是作爲一個統一體記在心頭的。所以凡是構成‘辭團’的各個‘辭’，它們‘辭素化’的程度也一定是強的。凡是不必構成‘辭團’的各個‘辭’，它們‘辭素化’的程度一定是弱的。

‘辭團’的提出是爲補救中國拼音文字中把‘辭’的界限容易放得太寬的毛病的。同時也爲適應中國語文中‘辭構成’的不穩定性的。以後不論對‘辭構成’的看法是嚴或是寬。

嚴可以是‘辭團’，寬可以是‘辭’，總能有一種解釋，而在寫法上也可以有所依據。

IV. 辭間

辭和辭之間，連寫的辭團和辭之間的間隔叫做‘辭間’。例如：“‘我們’‘學習’‘新’‘文字’。”這一句句子，就有四個‘辭’和三個‘辭間’。“‘我們’‘學會了’‘新’‘文字’。”這一句句子，就有三個‘辭’，一個‘連寫的辭團’（“學會了”）和三個‘辭間’。

V. 寫法的總原則

——“辭素連寫·辭間分開”——

拼音文字和漢字在寫法上是不同的。漢字的寫法是不分什麼‘辭’和‘辭間’的，只要把一個個漢字連接着寫下去就行。在形式上看不出哪些漢字是結合成‘辭’的，或哪些漢字不是結合成‘辭’的，全要憑閱讀的人自己的閱讀經驗臨時去湊合，這對於識‘辭’不多或閱讀經驗比較少的人，非常不便，常常容易讀錯或湊合錯。拼音文字的寫法就不同了，它的原則是：“辭素連寫，辭間分開。”

“辭素連寫”就是一個‘辭’的各個‘辭素’要連寫在一起，使得每個‘辭’有一個獨立的形式。“辭間分開”就是‘辭’與

‘辭’之間要分開，使得‘辭’和‘辭’不會相混。這樣在閱讀上就有許多便利。例如“我們學習新文字”這句句子，漢字是一個個字連接着寫的，但是寫成拉丁化新文字，就要這樣寫了：

Womn xyosi Sin Wenz.

這句句子裏各個‘辭’的‘辭素’（‘我們’的‘我’和‘們’，‘學習’的‘學’和‘習’，‘文字’的‘文’和‘字’）都應該連起來寫，構成 womn, xyosi, wenz 這三個‘辭’；而‘辭’與‘辭’之間都應該空開一點。

‘辭團’的寫法，原則是：四個音節以下的，連寫；四個音節以上的，以辭為單位分寫。不過也有許多是例外的，我們在下面各課中要討論到。

幾點說明

(1) ‘辭’的分類，在中國語文中也不是絕對的，呆板的，一個‘辭’在有些句子中是‘名辭’，在有些句子中也可以是‘動辭’、‘形容辭’或‘副辭’；雖然成為‘動辭’時往往和‘來’‘去’‘上’‘下’……等其他的‘辭’結合成‘動辭團’，成為‘形容辭’時往往帶有‘形容辭辭尾’‘的’(d)，成為‘副辭’時往往帶有‘副辭辭尾’‘地’(di)，但是主要的區別法，還是要看它們在句子中所擔任的‘職務’如何。例如：

a. 中國的革命已經成功了。（‘革命’是‘名辭’）

b. 青年應該有革命思想。(‘革命’是‘形容辭’)

c. 舊制度這樣腐敗，怎麼可以不革命？(‘革命’是‘動辭’)

這也就是所謂從“全體去決定部分”。本來文字的理解是無論如何離不開上下文的，不論漢字或西洋的拼音文字，離開上下文就無法得到真正的意義，‘辭’就沒有真正的生命。這是我們從事中國拼音文字工作的人特別應該注意的地方。

(2) ‘辭頭’和‘辭尾’的範圍過去似乎包括得太廣泛了。像‘被壓迫’的‘被’，‘無條件地’的‘無’，‘所有的’的‘所’，‘有組織的’的‘有’，以及‘站起來’的‘起’，‘來’，‘坐下去’的‘下’，‘去’，‘穿上’的‘上’，‘走過’的‘過’，‘偷掉’的‘掉’等等，以前都當作‘辭頭’或‘辭尾’，其實都是這些‘辭團’或‘短句’中的‘辭’，並不是‘附加辭素’的‘辭頭’或‘辭尾’。它們的性質很明顯地是和真正的‘辭頭’‘阿’‘老’或真正的‘辭尾’‘兒’(r)、“子”(z)、“的”(d)、“地”(di)、“着”(zho)等不同的。

(3) 所謂“中國語文中辭構成的特殊性”，就是中國語文中‘辭’的構成，還沒有十分固定，‘辭’的多音節化還在發展的過程中。例如：有些‘辭’可以分，也可以合，有些‘辭’可以伸，也可以縮，有些‘辭’明明是‘辭團’，有些‘辭團’又明明已經定型為‘辭’。我們在拼音文字的寫法上處理這些問題，必須要注意到中國語文的這個現實情況，要依據它的特殊性來作不致於阻礙它更向前發展的彈性規定，而不能把西洋拼音文字的文法和寫法，搬來生硬地套用。同時當然也不應該一味遷就它的特殊性，不應該連單音節漢字所給予它的種種逆影響——如無條件的單音節化、亂湊新辭等——也不加批判地全部

接受過來。中國文字的拼音化也就是中國語文的整理和發展，並不就是現實語文的呆板拼音，這一點也是每一個學習中國拉丁化拼音文字的人應該瞭解的。

(4) 關於“辭”“辭素”“辭間”“辭團”等說法，都是根據“中國語文”第6期（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出版）張華“語和語團論略”那篇文章的。

二

MINGC XO MINGCOTUAN DE SIEFA

(名辭和名辭團的寫法)

I. 普通名辭和普通名辭團的寫法

寫法 1 名辭的基本辭素一律連寫。例如：

baba (爸爸), mama (媽媽), shushu (叔叔), giugiu (舅舅), gogo (哥哥), meimei (妹妹), taitai (太太), popo (婆婆) ——重疊式

shenti (身體), ishang (衣裳), shgie (世界), daolu (道路), nitu (泥土), xiangcun (鄉村), giegì (階級), lijì (利益), rtung (兒童), funy (婦女) ——並列式

meigui (玫瑰), boli (玻璃), manao (瑪瑙), ganlan (橄欖), kuilei (傀儡), lasi (垃圾), bianfu (蝙蝠), tanglang (螳螂) ——拼合式

nanrhen (男人), nyrrhen (女人), fucin (父親), mucin (母親), gunggi (公雞), mugì (母雞)

——第一聯合式(其中有一個辭素表示性別)

xuangniu (黃牛), xeirhen (黑人), baimi (白米), uyn
(烏雲), xungki (紅旗)……

——第二聯合式(其中有一個辭素表示顏色)

dikiu (地球), syexua (雪花), guangshian (光線),
niziang (泥漿), inzie (音節), yeja (月牙)……

——第三聯合式(其中有一個辭素表示形狀)

fanwan (飯碗), ziubei (酒杯), yji (雨衣), odao (刺
刀), cingtie (請帖), sieyo (瀉藥)……

——第四聯合式(其中有一個辭素表示用途)

xingsing (行星), liudan (流彈), feigi (飛機), futung
(浮筒), kiangdao (強盜), nanmin (難民), yangao
(原稿), shenje (深夜)……

——第五聯合式(其中有一個辭素表示性態)

gyndui (軍隊), shengkou (牲口), fanggian (房間),
bupi (布疋), shuben (書本), xuado (花朵), gangtiao
(鋼條), zhzhang (紙張)……

——第六聯合式(其中有一個辭素表示單位)

dungsi (東西), xyngdi (兄弟), ziemei (姊妹), laosiao

(老小), fuci (夫妻)……

——配對式

〔注意1〕第一聯合式中表示性別的辭素,‘男’‘女’‘公’‘母’等可以加到任何分性別的名辭上去,如‘男工’‘女工’,‘公牛’‘母牛’,‘男生’‘女生’,‘公豬’‘母豬’……

〔注意2〕第二聯合式所構成的辭,如果前面那個表示顏色的辭素,它的辭素性不強的,可以當作一個辭團,甚至兩個辭來看。不要勉強把所有表示顏色的辭都當作辭素。例如‘黃牛’可以成爲一個辭或者辭團,‘黃’‘馬’就不必作爲一個辭或者辭團。

〔注意3〕配對式所構成的辭,如果不是渾稱一種概念,或者要明確地表示它的兩個配對概念時,大部分都可以加短劃,成爲辭團。如 fu-ci (夫妻), nan ny (男女), lao-siao (老小), zie-mei (姊妹)。不過, dungsi (東西) 永遠是一個辭。

寫法2 名辭的附加辭素(辭頭‘老’,辭尾‘兒’‘子’‘頭’

‘們’)一律和基本辭素連寫。例如:

laoxu (老虎), laoma (老媽), laoxing (老兄), laodi
(老弟)……

——以上辭頭連寫

maor (貓兒), gour (狗兒), xuar (花兒), niaor (鳥兒)……